

# 卷二十六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二十六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天部上 天 日月星雲風

天

闕易曰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 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以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怒哀 喜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北 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六

人部十言志

言志

尚書曰詩言志禮記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樂亦至焉 毛詩序  
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論語曰顏回季路侍子曰盍  
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顏回曰願無伐  
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 又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又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振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塞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連接促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遵之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洫不越鑄兵刃爲農器放牛馬於原數室家無怨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焉孝經鈎命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

商以孝經屬參史記曰陳涉嘗與人傭耕輟耕於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乎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漢楊雄自叙曰雄爲人簡易伏宥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檐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東觀漢記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漢書馬少遊謂其從兄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又曰馮衍有大志不戚戚於貧賤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又曰班超字仲叔家貧傭書以供養父乃投筆而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又曰梁竦字敬叔自負其才鬱鬱

不得其意登山遠望嘆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閑居足  
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 又曰仲長統字公理常欲  
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鉤游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  
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張璠漢紀曰孔融拜太中  
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坐上賓常  
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吳書曰卮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閑居每  
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肥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德即住而啖  
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晉中興書曰畢卓為吏部郎中  
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魏陳  
思王曹植詩曰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驚失其儔還從燕雀居 晉  
阮籍詠懷詩曰天地烟煴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氣容與於赤帝朝伊衡  
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介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又  
日月明星稀天高地寒嘯歌傷懷獨寤寐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飡世無  
當今我哀嘆 又曰河上有丈人緯蕭棄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

豈効續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傍夕瘞橫街隅歌笑不終宴俛仰復  
歛歔鑿茲二三者憤滿從此舒 又幽蘭不可佩朱草為誰榮修竹隱山  
陰射干臨增城 又曰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  
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復已來 又曰木槿榮丘  
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頽林中翩翩零路側蟋蟀吟戶牖蟋蟀鳴荆棘蟬  
願三朝采采循羽翼 又曰一日復一日一夕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  
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情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又曰鴻鵠  
相隨飛隨飛適荒蕞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飡琅玕實夕宿丹山際  
託身青雲中網羅不能制豈與鄉曲士携手共言誓 又曰譽鳩飛桑榆海  
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栖樹枝下集蓬蒿  
間上游園囿籬但爾亦自足用子為追隨 又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與  
季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惟悴堂上生荆杞 又曰天馬出西  
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臯蘭凝霜霑野草 又  
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

忽蹉跎駘馬復來歸反願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  
失路將何如 又曰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山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疑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鷓鴣發  
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又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  
珠玉頽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世同一時千  
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又曰徘徊逢池上還顧望大梁淶水楊洪波曠  
野莽茫茫 又曰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又曰北里多奇舞襟上有微音輕簿閑遊子俯仰乍浮沉焉見王子喬乘  
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慰我心 又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  
遊江北岼夕宿瀟湘汴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 又曰夜中不能寐起  
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歸北林徘徊將何  
見憂思獨傷心 晉傅玄雜詩曰閑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  
玄景招不來廚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爲禍媒金玉雖  
高堂於我賤蒿萊 晉張翰詩曰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惣翠

黃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又東鄰有一樹三紀栽可拱無  
花復無實亭亭雲中竦噪禽不爲巢短翮莫肯任 又忽有一飛鳥五色  
雜英華一鳴衆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搖羽翼百鳥互相和 晉張協詩  
甌甌夸與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  
下節 又曰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折衝罇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  
足稱拙速乃垂名 宋謝靈運憶山中詩曰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  
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歎 又曰韓亡子房奮秦  
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宋謝惠連詩曰夕坐苦多慮行歌  
踐閨中房櫳引傾月步檐結春風 宋鮑照雜詩曰十五諷詩書篇翰靡  
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春宮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  
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貶耻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郭遠和戎解珮襲犀  
渠卷帙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命不終 齊謝朓冬緒羈懷詩曰去國  
懷丘園入遠滯城關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曉髮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  
梁江淹效阮公詩曰歲暮多懷傷中夕弄清琴戾戾曙風急團團明月陰

愁雲出北山宿鳥驚東林誰謂人道曠憂慨目相尋寧知霜雪後獨見竹  
栢心 又曰十五學詩書顏華常美好不遂世間人鬪雞東郊道富貴如  
浮雲金玉不爲寶一旦鷓鴣鳴巖霜被勁草志氣多感失泣下霑懷抱  
又曰夕雲映西山蟋蟀吟桑梓零落被百草秋風吹桃李君子懷苦心感  
慨不能止駕言遠行遊駟馬清河涘寒暑更進退金石有終始光色俯仰  
間英艷難久恃 梁吳均詠懷詩曰僕本報恩人走馬救東秦黃龍暗迢  
迤青泥寒苦辛野戰劍鋒盡攻城才智貧唯餘一死在留持贈主人 又  
曰元淑勢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風白雲上挂月  
青山下心中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周庾信詠懷詩曰步兵未飲酒中散  
未彈琴蕭索無貞氣昏昏有欲心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風雲能變色  
松竹且悲暗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又曰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  
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昔說東陵侯唯見瓜  
園在 又曰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殊可吐寧知炭欲吞一顧重  
尺璧千金輕一言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

又曰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究梯衝已鶴列異馬忽雲屯武安檐瓦振昆  
陽猛獸奔流星夕照境烽火夜燒原古獄饒冤氣空亭多在魂天道或可  
問微子不忍言 又曰蕭條亭鄣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  
河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荆軻唯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隋顏之推古意  
詩曰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王賜顏色出入章華裏作賦凌屈原讀  
書誇左史數從明月譙或侍朝雲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綠芷歌舞未終  
曲風塵閣天起吳師破九龍秦兵割千里孤兔穴宗廟霜露霑朝市璧入  
邯鄲官劍去襄城水不獲殉陵墓獨生良足耻憫憫思舊都惻惻懷君子  
白髮闕明鏡憂傷沒余齒 又曰寶珠出東國美玉產南荆隨侯矐我色  
卞氏飛吾聲已加明稱物復飾夜光名驪龍旦夕駭白虹朝暮生華彩燭  
兼乘價直距連城常悲黃雀起每畏靈蛟迎千刃安可捨一駁難復營昔  
爲時所重今爲時所輕願與濁泥會思將垢石并歸真川岳下抱潤潛其  
榮 後漢馮衍顯志賦曰馮子以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碌碌如石風  
興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

精宇宙流目八紘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開歲  
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豐兮徘徊鎬京凌飛廉而  
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  
風波而飛揚步九嶷而臨截薛聽涇渭之波聲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  
而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陟隴山以踰望眇然覽於八荒  
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  
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珮之洋洋飲六醴之  
清液食五芝之茂英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榮玄德與道其孰能  
寶名與身其孰親 後漢班固幽通賦曰系高項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  
靈飄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魂  
晃晃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髣髴惟天地  
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昔衛叔之御  
昆兮昆爲寇而喪予管寧孤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  
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吊于由吉兮主膺

慶於所感叛迴穴其若 茲兮比叟頗識其倚伏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  
名謚於銘誥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鞅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  
而分流所貴聖人之至 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  
不避三仁殊而一致兮 夷惠異而齊聲木偃息以藩魏兮申重寶而存荆  
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歿  
世而不朽乃先民之所 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匪謀而相訓謨先聖之大  
猷兮亦隣德而助信虞 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  
漢賓祚于異代一魏陳 王曹植玄暢賦曰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  
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 或有受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揚墨殊  
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 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  
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目鉅三代之維綱僥余生之幸祿藎九二之  
嘉祥上同契於穆尚降 合穎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鑄思黃  
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 存考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志鵬舉以補天  
蹶青雲而奮羽舍余駟 而改駕任中才之法御望前軌而致策願後乘而

安驅匪逞邁之短修取全真而保素弘道德而爲宇築無怨以作蕃播慈  
惠以爲圃耕柔順以爲田不媿景而慙魄信樂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  
超貴黎而度俗 又幽思賦曰倚高臺之曲岵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  
悠悠差朝濟而夕陰顧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  
鶴平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予思於悲絃  
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魏劉楨  
遂志賦曰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  
牧馬于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日於朝陽  
釋叢棘之餘刺踐檟林之柔芳燉玉粲以曜日榮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  
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礧礧  
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稍吳夷於東鳴掣畔臣平南荆  
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繫而不行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莫以  
無爲玄道穆以普將翼僞又於上列退及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蕪歲託蓬  
蘆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魏丁儀厲志賦曰覽前志而

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驚而才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在賤善  
射而墮殘羨首陽之遺譽憎千駟之餘訓宗舍藏之偉節薄鼎角之自干  
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鑿登險之敗績顧清道以自閑瞻亢龍而  
懼進退廣志於代檀雖德厚而祚卑猶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自燒香  
亦取斃於豪翰援大雅以爲戒眺龔勝而自嘆嗟世俗之參差將未審乎  
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真僞以紛錯穢杯盃之周用令瑚璉以抗閣恨驟  
驢之進庭屏騏驎於溝壑疾青蠅之染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婦之蒙厚  
痛三代之見薄惟受性之襟拙亮未達乎測度顧鍾子之旣沒牙輟絃而  
不作敦三思之彌憤動循墻之茲恪勉夕改以補朝履日新而悔昨 魏  
韋鈺叙志賦曰胤鴻烈之未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  
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辯平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  
寐以歎息思損已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罔羣士於行職雖固陋之無用  
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於機衡擁大璫於帝側隨倫儕以按牒乃剖符而  
封殖顧儀服而增憤心夕惕以愧惡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卿士奏朝



請於朔望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如馳微竒功以佐時  
徒曠官其何爲匪遜讓之足殉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於明后乞骸骨而  
告歸 晉夏侯惇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慾以求  
歡苟抑沉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貴夫善善信循道以從法何世路  
之逆蹇始絜操以迄今每適道而靡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恒  
戰戰以矜慄杜穢譽而防微歛規節以踐跡冀天鑒之佑誠勤恭肅以端  
厲常苦心而勞形桑榆掩其薄沒旣白首而無成世務多故吾固甘夫無  
爲名不足以爲尚空勞穢以自卑永無事以安神故幸歿之無知 晉棗  
據表志賦曰據忝職門下在帷幄之末與羣士糾齊登玉陛待日月久矣  
出爲異州刺史犬馬戀主旣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言因而賦之曰  
過承嘉惠擢身泰晨俯躡丹墀仰承三辰當樂夏之颯南蒙宋陽之和仁  
接鳴鸞之垂翼因神虬之光鱗浮眇末之織質濟吾身於天津邈盧敖之  
所涉階多士之遺塵登九垓之虛軌覲汗漫之威神情飄飄而凌雲意髮  
鬢于真人扶搖薄於懸圃增城鬱以嗟峨被羽衣之飛飛握若蕙之芳華

蹈糾紛之絕軌攀大椿之踈柯意翹翹而慕遠思罹髮於天波悲落葉之  
思條情戀戀於昊倉懷聖德之弘施情慘切而內傷感有莘之勝臣願致  
主於陶唐 晉潘尼懷退賦曰伊疇昔之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  
投軌遡朔風以理翮翼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  
羈以服役困吳坂之峻咀畏鹽車之嚴筴嗟遊處之弗遇奚鬱悒之難任  
昔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斂迹焉遊豫以娛心傳釋板以  
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聃安志於柱史由抗  
迹於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逡巡而造辭  
晉傅咸申懷賦曰何天施之弘普則瓦礫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諸君  
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羣英鸞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馨德  
音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顧影慙形雖自百於殞越懼恩隆而命輕命  
旣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損之日滋匪孰榮而忘  
替實結戀之有違恐厚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  
縣乎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寔深雍可南面

千載唏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求仁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  
盡烏鳥之至情竭歡敬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廢所乞之  
克從永收迹於蓬廬晉曹摅述志賦曰慕浮雲以抗操耽簞食之自娛  
羨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疏哀夫差之溷惑詠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  
沉悴痛屈平之無辜嘉沮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緯明  
哲之所經微見機而遂逝比舍生而親名道殊塗而同歸要踰世而並榮  
舜拘忤於焚廩孔怵惕於陳匡紛迤蹇之若斯何遭運之可常情恍惚以  
回迷夢乘雲而飛颺駕麟鳳之靡靡截龍旂之洋洋周九州而騁目登四  
岳而永望承聖喆而砥礪奮羽儀而翱翔被蘭朶之芳華帶鍾山之玉英  
飾吾冠之岌岌美吾珮之玲玲悲盛衰之逝處情悠悠以紆結攬萱草以  
掩淚曾一歡而九咽晉陸機遂志賦曰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  
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而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  
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特靡  
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何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

彬彬切而不絞衰而不怨矣崔祭冲虛温敏雅人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  
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武  
定鼎于洛汭胡受瑞於汝墳縣鳴鳳於百祀啓敬仲平方震荀天光之所  
炤豈舜族其必陳厭禋祀於故墟饗禴祭于東鄰禰八葉而松茂舞九韶  
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以遠震仰前蹤之綿邈豈孤人之能胄匪  
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傳栖巖而神  
交伊荷鼎以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傾覆於楚魏亦陵霄  
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劔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  
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紜而相襲隨性類以曲  
成故圓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呈擬遺迹於成軌詠新曲  
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又懷上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  
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  
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

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覩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惋隕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海曲玩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栖鳥於南枝吊離禽於別山念度樹以悟懷憶路草以解顏甘葦荼於飴苾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梁元帝玄覽賦曰歲次旃蒙月建司空變蕤賓之呂扇廣莫之風蕭子寒帷九水作牧三宮乃盱衡而言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唯地爲厚唯王國之粵義皇之握鏡實乃神而乃聖陳六職於八則弘九職於三令惟天縱於副后踰啓誦而爲首既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魏正元而分邑吳太平而定中鎮鱗山之崔嵬傍龍迹而穹窿將遊目於五湖夕結覽於姑蘇臨閭門之跨水聳重闕而開都觀泉亭之涌波窟巍巍而峩峩張素蓋而縈洲嶼馳白馬而赴江沓登舜橋而延首暇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牀猶在督護之門不修詳夫皇王爰處本無定所堯都平陽舜在冀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旗紫蓋域中爲大天地之所合風雲之所會爰八命而建旗

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覆緹幕於熊車經釣臺而高邁過鄂渚者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爲黃塵之一丘臨章華而留眄見舊楚之悽涼試極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渚宮也夾江帶阡陌井田通達交並高明接連人腰水心之劍家給火耕之田爾乃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三巴黃甘千戶朱橘矧高宴於城隅駐五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綿駒蘭缸夕燃合璧斜天照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初蓮奉信珪而入朝駢駿駟而乘輅既摠司於戍旅亦兼飾於豐貂幼墳籍以自娛迄方今而不渝雲氣芝英之簡懸針倒確之書擬河獻之留真希淳于之席珍臨秋水之至樂登春臺而自欣鑿戶牖而長望混木鴈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聊絕筆於獲麟 又言志賦曰天文既表人文可觀知負袞之來易信握鏡之云難差立極而補天驗璧合而珠連有庖羲之八索稱朱襄之五絃聞夏王之鑄鼎重農皇之播田雖車軌之未同曹彌媿於棟隆戮封豕於海內斬長狄於區中懷宿昔之瓊璫並來遊於菟園悲元瑜之已逝歎靈光之獨存想延賓於北閣因直酒於南軒聞鶯鳴而懷友聽長

笛其何言夙有尚於清靜叨再入於鄢郢東窺文命之穴南望鴻崖之井  
遂撫運而登庸謬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每求衣於未明召司烜而  
照夜觀執珥而滿庭誠難休以勿休寔旨酒之忘憂絕何楊之妙舞廢綿  
駒之善謳彼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柱何用於黃金案寧勞於青玉  
爾乃高步北園用蕩鬢頰柱俱寒而臨棟石穹隆而架門對灌木之修簷  
觀激水之飛奔潤不風而自響天無雲而晝昏聞廣鴻之夜飛想過沛而  
霑衣沈登樓而作賦望懷海而思歸書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  
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  
除之隸在闈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  
邪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  
歡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  
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  
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愚以爲  
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

亦足以暴於天下也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  
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不於  
理奉拳拳之忠終不自明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  
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  
然乎且夫疢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身函糞  
土之中而不辭者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  
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  
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  
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  
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口著此書獄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  
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不朱輪者五十人位在列卿爵爲

通侯摠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  
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  
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  
平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雖不以忘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竊  
自思念過已久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奉妻子戮力耕  
桑灌田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登譏議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  
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地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  
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頃  
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頭足起  
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下  
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道  
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  
書曰季重無恙金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  
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

氏彈琴閒談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  
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旣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  
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  
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  
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意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遨北  
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又曰昔日遊處行則連輿立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  
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  
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  
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收淚旣痛  
逝者行自念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何  
時復類往昔邪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魏陳王曹植與吳質書曰前日  
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宴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  
酌凌波於前笳簫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翔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

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若吾子之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大山以爲肉齊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滿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歲不我與矚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頤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魏吳質答太子書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父長徐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輳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矣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感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流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損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撰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 又答陳思王曹植書曰信到

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迤邐也奉至尊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關排金門升玉堂伏櫺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襟懷眷而於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華發微二八迭奏埴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比攝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集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晉羊枯與從弟書曰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爲愧大命旣隆唯江南未夷此人

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愚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爲客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以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 晉劉琨荅盧諶書曰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當檢括遠詠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譚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處愧憤雲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疹彌年而欲以丸銷之爾夫才生於世而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無緣得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離索之日不能不以悵恨爾 齊謝朓與王儉書曰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闕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收緝捨築鬱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已降參差萬緒或跡著明晦或才兼默語

若相譚之褻俗馮衍之忤時比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偉長之淹梓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並純神絕景徇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曖然揣而論之寔山河之不肖者也 梁簡文帝荅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違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足訾粟斯容與自憙亦復言軒羲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梁王僧孺與何遜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悵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飢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魏甘

臥安郢腦日逐隨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  
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  
新清暑方日抱樂銜圖訟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槐備聃伏之柱下充  
巖朱之席上八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  
薄牆高塗遙力躋司隸慄慄思得應弦譬懸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  
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鑿皮文非次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  
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  
車泣罪所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  
宮見妬外無奔走之友內乏疆近之親是以媾市之徒隨相媒孽一朝捐  
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流所以發此哀音  
雍門所以扣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  
復露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  
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攜綺縠之清文談希夷  
之至道唯吳憑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爾 又答

江琰書曰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清音比滬  
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栖林狎以崇櫺  
曾拱苟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離訐棄實實漼然豈復能使一筇可  
輕八廚斯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汗望影析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臥石籍  
舟班荆不過田唆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羹藜含糗果然滿  
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罄前皇之美豈不俯  
拾青紫坐享大夫况復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范留東閣以從  
容登石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